

# 江南差幸风光好 湖山历历思悠悠

## 纪念范烟桥座谈会举行

8月22日,由民进苏州市委会与民进上海市委出版传媒委员会、民进上海市委文化委员会、新民晚报社区版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养气持志 隽语风生——纪念范烟桥座谈会”在苏州博物馆举行。来自苏沪等地的各界代表在座谈会上共同回顾了范烟桥先生的家国故事、笔墨文章,学习和弘扬老一辈文化人的崇高风范。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出席座谈会并代表民进中央向纪念范烟桥诞辰130周年活动的举行表示祝贺。

中共苏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飏,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可分别致辞。会议由民进江苏省委副主委、民进苏州市委会主委钱振明主持。

范烟桥是中国现代新闻报刊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老报人,他自己创办和参加编辑的报纸不下十余种。范烟桥熟悉上海的城市精神和社会生活,为推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贡献

良多。他作词的《夜上海》等电影歌曲脍炙人口,具有浓郁的海派风情,被称为上海的一张“音乐名片”。他还在《新民晚报》上撰文描写苏州的风物,介绍苏州园林、评弹等艺术。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说,范烟桥是“沪苏同城”生活方式最早的践行者。

范烟桥办报办刊的开拓性活动、对中国早期电影创作的探索和对教育事业的孜孜奉献,在现代文化发展历程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座谈会上,民进上海市委出版传媒委员会副主任杨柏伟、苏州博物馆学术科研部副主任李军先后作交流发言。杨柏伟回顾了范烟桥在上海文坛留下的诸多著述以及“诸项全能”,认为“海派文学史是少不了范烟桥这个名字的”。李军在发言中通过范烟桥在苏州博物馆事业中的三个身份,即“筹建苏州博物馆的首倡者”“苏



州博物馆藏品的征集者”和“苏州历史文物的保护者”,回顾了范烟桥与苏州文物文博事业的故事。

当天,范烟桥的亲友代表,包括其师友陈去病、谢孝思、周瘦鹃、程小青、严独鹤、郑逸梅的后人也来到座谈会现场参加纪念活动。

著名作家王稼句长期致力于范烟桥文集的整理和编纂。最近,由他整理的范烟桥描写上海民生百态的文集《街头碎弦》出版,座谈会现场举行了该书的新书发布仪式。

记者 颜静燕

范烟桥为民进中央创始人之一王绍鏊介绍入会,并受民进总部委托与柴德康等筹创苏州民进地方组织,是为苏州民进初创领导人。范烟桥曾任民进中央候补委员,民进江苏省委筹备委员会成员、民进江苏省委常委,民进苏州市委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委、民进苏州市委会副主委。作为爱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代表,他曾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在担任民进苏州市委会副主委期间,范烟桥积极组织民进会员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为苏州多党合作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纪念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今年是范烟桥先生诞辰130周年,来到苏州博物馆,参加纪念民进老前辈范烟桥先生的座谈会,怀念范烟桥先生从事文化、艺术、教育事业的非凡历程,重温范烟桥先生留下的丰富文化、教育和政治遗产,感到十分亲切。范烟桥先生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文化从近代到现代的时代激变的过程,他深耕文学、戏曲、影视、报刊、出版、园林、书画、音乐、评弹、灯谜、文博和美食等领域,取得了众多的创作成果。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范烟桥先生,就是要鼓励民进青年一代继承先辈之志,前赴后继地投身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挖掘江南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苏州的“文化故事”和民进的“苏州故事”,一起守护古城、传承创新,让生活苏州的人们更有福气。



赓续传承先贤优良传统

## 范烟桥:红极一时的“江南才子”



范烟桥的一生涉足文坛、教坛、影坛,创作颇丰,著作等身,在地方文献收集、文物保护等方面卓有贡献。

1894年,范烟桥出生于苏州吴江同里的书香门第范家,为范仲淹从侄范纯懿之后。父亲范葵忱为江南乡试举人,母亲严云珍通文墨,亦为同里名门之后。范烟桥5岁开始识字启蒙,喜读小说,爱阅弹词,沉迷其中,得了近视,以后一直戴副墨镜。1922年,范家搬至苏州温家岸。

范烟桥14岁时就读于国学大师金松岑在同里创建的同川公学,深受其维新思想、爱国精神之影响。而帮助他开启为报刊写作生涯的则是包天笑。范烟桥21岁以小品文投上海《时报》副刊《余兴》,主编包天笑笑报后进,予以发表。徙居苏州后,范烟桥与上海报刊界接触更多,一发不可收拾。

1911年至1913年,范烟桥辗转求学于苏州草桥中学(时称)、杭州之江学堂、南京民国大学。他爱好以文交友,仰慕以文学鼓吹革命的“南社”,结“同南社”。1922年又发起创建“星社”,全盛时期,星社社员达百人。

1932年7月至1934年6月,范烟桥倾两年之力主编《珊瑚》半月刊,这是苏州当时唯一的高品质刊物。“九一八”“一二八”国难未已,以范烟桥为中心的同乡师友激扬文字,饱含现实情怀,倡导“文化救国”。抗战时期,范烟桥多次拒绝与日伪政府合作,1943年中秋,与梅兰芳、吴湖帆等人结成“甲午同庚千龄会”,相约誓守民族气节。

为了谋生,范烟桥在1936年、1940年分别担任明星、金星影片公司文书。1939年开始电影创作,先后编剧《乱世英雄》《三笑》《秦淮世家》《西厢记》《无花果》《解语花》《长相思》等七部影片。这些影片票房均获大卖,由他参与作词的电影歌曲《夜上海》《花样的年华》《月圆花好》《拷红》等风靡一时,有的成为经典和“标志性歌曲”。范烟桥将传统元素融入

中国早期歌唱片探索,其作品可称影坛奇葩。

范烟桥一生著述繁富,据不完全统计,已刊、未刊文字约七八百万字。范烟桥虽在文坛笔耕不辍,但他的主要职业是教师,从教小学、中学一直到教大学,吃粉笔饭三十多年。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上海,东吴大学及其附中都被封闭。范烟桥与东吴附中二十一名教师组织建立临时学校,取名“正养中学”,范烟桥兼任校长。抗战胜利以后,东吴大学和附中在苏州复校。1949年,范烟桥被东吴附中推选为苏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连任五届。

新中国成立后,范烟桥在《新民晚报》上开设“新评弹”和“说说唱唱”栏目,发表了大量的评弹作品和戏曲评论文章。1960年代,他又在《新民晚报》副刊“繁花”上撰写了不少描写苏州风物的美文小品。

1955年6月,范烟桥被任命为苏州市文化处处长。1956年9月,文化处改文化局,他任局长。1957年,范烟桥调任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期间,他积极筹建苏州博物馆,先是在文庙设苏州地志博物馆筹备处,后于1959年整体迁往东北街忠王府,这就是苏州博物馆的前身。1961年,范烟桥主持设计了“苏州历史文物陈列”展览。筹备过程中,他亲自前往南京交涉,要回了原属苏州的沈周《竹堂寺图》轴和部分李根源先生的旧藏文物,充实了展览的内容。柳亚子逝世后,范烟桥亲自到北京,向柳亚子的夫人郑佩宜征集到文物1000多件,并在苏州博物馆专门开辟了“柳亚子先生生平事迹陈列室”。



■1960年代中期,范烟桥与汪葆祺(左一)、蒋吟秋(右二)、顾公硕(右一)的合影

## 祖父的心底里有着许多和善与慈祥

范烟桥之孙范存宪曾是武汉市教育局副巡视员,他在座谈会上深情回忆了祖父和家人相处时的点点滴滴,分享了祖父“有严也有爱”的家风家教。

“我生在苏州,大约在一岁去了汉口。一生与祖父在一起仅有两个时段,襁褓之中和懵懂少年。待到1974年再回苏州时,已经见不到他老人家了。”范存宪对于祖父的最初印象很大程度上是从历史老照片中而来——一副墨镜、一袭长衫,理着平头,嘴角上扬,威严中带点冷峻,不苟言笑,“用当今的流行词来形容,是很酷很有气场的样子”。直到长大后,通过长辈的讲述、同辈的回忆、报章的文章、坊间的传说,范存宪才对这位名满江南、声誉遐迩的祖辈有了全新的认知。

在范存宪看来,祖父范烟桥性格豁达、开朗。他说,1922年,祖父写过一篇《我的家庭》,文章写道,“我是爱寻快活的人,无论什么拂意的遭逢,我总是抱着乐观,不许有十分钟愤怒和懊丧,在我的腔子里发表出来,就是逗留在脑海里,也不容长久不去的,所以我可算是家庭间的快乐种子。”“因此我想,祖父面相上威严,心底里其实有着许多的和善与慈祥。”范存宪说道。

范烟桥夫妻育有三子四女。其夫人沈兆球,为吴江著名绅士沈临庄的第七女。范烟桥曾在《我的家庭》这篇文章里表达过一个家庭“有了慈母,不能不有严父”的观点。但范存宪听长辈说过,“祖母的慈是一贯的,而祖父的严是不时的”,他认为祖父祖母的家庭教育理念也可以说是“有严也有爱,或者说严也就是爱”。

范烟桥作为当时的文化名家,虽然自己



一生笔耕不辍,名声斐然,但似乎从没想过让子女们继承他的衣钵,反而让子女们学科学、会技能、有专长。他的子女悉数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医学、化学、造船、电机、语言、体育等,范烟桥均任所发展,不作干预,体现了兼收并蓄和民主宽容的现代思想。“而且祖父祖母宽严相济,相得益彰,在有形无形中熏陶、浸染、造就了子女们坚韧不拔的意念、好学上进的志向和独立自主的能力。”

如果说范烟桥对子女的教养是严、爱合一的话,那么对于孙辈们,便只充满了疼爱和慈祥。范存宪回忆说:“有年春节,慧静姑妈的三个女儿在院子里放鞭炮、踢毽子,嬉戏玩耍,不知是打断了祖父作文的思路,还是影响了他的某种情绪,嫌外孙女们的声响太大,竟第一次呵责了她们,小姑娘们满心委屈,祖父又懊悔不已,扮笑脸寻她们开心,像个小孩子一般。”

范存宪说,他们这一代孙辈,几乎所有人的名字都是祖父起的,还给第四代曾外孙女起了名字。给女孩的起名清雅美丽,如“芒”如“珪”如“琳”如“玉”;给男孩的起名大都直白明了,以纪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农业大丰收等等,“祖父对孙辈、曾孙辈的殷殷祝福和期许,对国家对时代的深深赞美和称颂,全都寄寓在这些名字当中”。

范存宪表示,回顾祖父的一生,家国故土,笔墨文章,烟酒茶食全在他的一腔热血、满怀深情中,为子、为父、为夫、为人、为文、为事,无不显露浓烈的亲情、真我的性情、诚挚的友情和傲人的才情,而今,再看历史老照片中的祖父,已经远远不只是墨镜和长衫那么表面,那么简单。